

七
老
國
風
畫
錄

馬文選 著

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作者小传

陈友廷，又名阿拉坦夫，男，蒙古族，大专文化，现任县文化局长。1936年生于内蒙古宁城八里罕镇，1953年参加革命。从事过工农商学、党政工团等工作，曾任乡长、书记、县局长、工会主席、政协副主席等职。工作中多次受到嘉奖，有着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

自幼酷爱文学，勤奋笔耕，文思敏捷，擅写诗，好杂文，兼攻戏剧，曾多次在省区级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剧本等作品。《七老周风六录》是他的近作。

内 容 提 要

《七老图风云录》主要写的是：在抗日战争中一支抗日游击队奉命北上，进军内蒙古七老图地区英勇作战的故事。他们在党和毛主席抗日战略思想指引下，团结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抗日游击战争，战胜了千难万险，克服了种种困难，开辟了七老图抗日革命根据地。

作者着重描写了游击队长高强等人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主要历程和在对敌斗争中的大智大勇，从而塑造了一批游击队战士的英雄形象。通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民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反映了蒙汉各族人民的爱国情操和全心全意抗日救国的伟大心愿。同时，也通过无情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七老图地区蒙汉人民肆意抢掠、掠夺、屠杀等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又刻画出侵略者和汉奸走狗卖国贼的狰狞面目及其可耻下场。

本书故事惊险、情节曲折、语言通俗，颇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

序

张长弓

应该说这是一本纪实性的小说，写的是内蒙古赤峰市七老图山区的事情。在抗日战争中，那里有一支抗日游击队，虽算不上革命根据地，却象一把尖刀刺入敌人的心脏。

作者是我故乡的人，一见赤峰人在文学上做出成绩我就特别兴奋。

五十年代我当新闻记者，曾到七老图山区一带采访过，游击队长高桥的名字妇孺皆知，并流传着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事过四十年，今天想起我听来的那些故事犹自怦然心动！

小说中的游击队长高强，就是以高桥烈士为原型的，我认为，文学艺术以塑造有原型的人物为佳，那样会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活跃，一股生活气息迎面扑来。

如今有的作者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多写身边琐事，多抒个人感情，多记录生活自然流动形态，拒绝写社会重大变革与斗争，拒绝塑造典型形象，眼睛很少观察社会众生，自然也无所谓选取原型了。

生活之中有澎湃的激流，有污浊的暗流，有即将干涸的

细流等等，有的人爱激流，有的人爱清泉，也有人却爱污浊洪水，爱在臭烘烘的烂池塘前闻香下马，一盖很融。

陈友廷同志是有心人，也是有主意的人，他不受当前轰轰烈烈的所谓新写实主义的影响，一心要写生活，写历史，写重大斗争，写家乡蒙汉人民的英雄事迹。有志者事竟成，长篇小说《七老图风云录》即将与读者见面了。

小说共分十章，情节环环紧扣。作者以犀利的笔触，通俗简练的语言，勾划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真实的、复杂而曲折的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火与血的画面，塑造了以高强为首的老革命区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和老区人民群众与子弟兵之间的鱼水之情。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同时也写出汉奸走狗的丑恶嘴脸及可耻下场。

这部小说的问世，经过一段曲折的历程，作者从一九六三年着手，坚持业余创作，用四年时间草出了初稿，谁料在十年动乱中被一把火烧成灰烬。直到一九八九年，在七老图山区耳闻目睹那场战斗的老人们的督促鼓励下（当时参加战斗的人大部壮烈牺牲），作者又重新提笔含泪向读者介绍这一惊心动魄的史实。并且不辞辛苦地修改了五次之多。

作者陈友廷，蒙古族，一名阿拉坦夫，酷爱文学，多年来一直从事业余创作，为文严谨，写作刻苦，这部稿子可以说是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千锤百炼，不层不挠，这是生命的牺牲，只有在这初性的土壤上文学之花才开得烂漫。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订下

目 录

- 一、北进路上 (1)
 - 二、初到塞北 (14)
 - 三、打虎下山 (35)
 - 四、除霸 (61)
 - 五、引蛇出洞 (72)
 - 六、奇袭 (87)
 - 七、将计就计 (105)
 - 八、斗七腾 (125)
 - 九、大雪茫茫 (149)
 - 十、曙光 (178)
-

一、北进路上

夜静静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高强接受了冀东区党委开辟七老图地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带领十八名游击队战士向北挺进。满天星星一闪一闪地发出晶莹的光亮象是在笑吟吟地欢送自己的亲人。高强和战友们象一支遨游在海洋中的蛟龙，飞水越岭直取七老图山区。经过一夜急行军，东方渐渐发白，不时传来几声鸡鸣，高强和队员加快步伐来到山城小镇。

突然，汽车、摩托车、报警器响成一团，空气好象也停止了流动。高强游击队被迫隐蔽在一家旅店。这时，侦察员李文波飞步跑来向队长高强报告特急敌情：大约有一个鬼子中队和几个伪军中队包围了这座山城，扬言要歼灭一支北上的游击队。高强听了报告，索眉深思，他看看李文波，又瞅瞅大家，喃喃地说：敌人来的这样快难道真的发现了我们？还没沾上七老图山边儿就碰上了这样的麻烦。高强的浓眉排成了“一”字，边解风纪扣儿边踱起步来，思考着应急对策。他认为，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遇事必须沉着、冷静。只有这样才能在形势危机的情况下，对时局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做出解决问题的科学决策。高强额头上拧成的疙瘩渐渐舒展开，他心里亮堂了，慢慢地抬起头来环视着周围，眼睛扫过每个队员的面孔。队员们镇定自若，不约而同的目光集中到高强身上，好象在说：队长你放心吧，天塌

下来我们大家来撑着，你指挥到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

高强看到这一切，心里升起了一团火，象是千军万马在为他助威呐喊。他高兴极了，突然停住了脚步仰天哈哈大笑起来，向大家跨近一步，饶有风趣地说：“同志们！”稍稍停顿一下后，继续说：“鬼子、伪军风尘仆仆地欢迎我们来了，我们可不能怠慢人家哟，来而不往非礼也！”他笑着看看大家，“你们说呢？”队员们看到队长，谈笑风声，沉着冷静，遇事不慌，就有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信心，情绪顿时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队长有了斩将过关的办法了，有的相互捶打起来，有的哼起抗日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此时，高强从人缝里突然发现郭兴的脸色非常难看，于是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郭兴，你不舒服啦？”又去摸摸他的头。“我，我可能感冒了，不，不要紧。”郭兴说话有些颤抖“一会儿就会好的。”说罢用暗淡的眼光偷偷地看了一眼高强就蹲到后边去了。李文波很不满意地看了一眼郭兴就转过身去。正在抽烟的杨方实在沉不住气了，把没抽完的烟使劲磕掉，来到高强跟前，有些不耐烦地说：“队长，该丁是丁，卯是卯的时候了，快别扯没用的了，什么舒不舒服，不服的，把你的卧龙妙计倒出来吧，都要把我闷死了。”有的队员也给杨方帮腔，队员们眼睛盯着队长，唯有何忠义只顾笑着擦自己的近视镜，李文波的大眼睛飞快地转动着，走到高强身边用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高强笑着点点头“好！好！兵不厌诈，英雄所见略同哟，咱们就是要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闯过去。这是我们中华大地，炎黄之路，岂能容忍日寇的阴谋得逞！”高强做出果断决策，

暗暗定下了“瞒天过海”的锦囊妙计，决心要打好打胜出师北征的第一仗。心想：一定要让鬼子见识见识游击队的厉害，让他们尝尝苦瓜的滋味。他号召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闯过第一道难关”。

太阳刚刚露面，就被乌云遮住了，刹时，呼啸的西北风卷起满天的尘土和飞砂，刮得天阴沉沉黑糊糊的。这时汽笛又急促地怪叫起来，听起来令人头皮发炸，架着机枪的摩托车和满载全副武装的鬼子、伪军的汽车飞快地驶进大街小巷，各个路口都设了关卡。人们惊恐地躲进自己的院内、屋内，从门缝里和窗口窥视外边发生的一切。也有人索性站在大街路旁怒目而视，有的还低声叫骂着：“这是什么世道，简直是成了疯狗的世界！”“洋鬼子！你们记着：这是中国的国土，我们炎黄子孙绝不会允许你们这些野兽如此横行霸道，一定把你们这些杂种赶出去……”。

高强和他的游击队员在屋内各自的战斗岗位上目睹这一切，肺都要气炸了。杨方喘着粗气，气得胡子都炸煞起来，何忠义又擦起眼镜来，李文波瞪着大眼睛观察外边动静，小张伸着脖子站起来手指外边小声骂道：“这不叫黑瞎子进院——熊上门来了！”撤回手来拍拍手枪：“张爷的二斤半从来不吃素，这些日子嗽克了，借你们这些鬼孙的熊掌开开荤吧！”高强握紧拳头心想，来吧，小鬼子，二鬼子，我们在这里已等得不耐烦了，我们的伙伴要开斋了。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观察外边瞬息万变的形势，忽听店外“吱——”的一声，一辆汽车来个急刹车，从车上跳下二十来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店内奔来。店“老板”笑盈盈地跑出门来和鬼子的头目撞了个满怀。

“甬底斯嘎？”鬼子嚎叫着举手向店“老板”打去：
“你，什么的干活！八路游击队的有？”

“哈，哈，太君，您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吧，游击队吃了豹子胆啦，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我们店来。”店“老板”摸摸挨打的脸，咬着牙装出一副笑脸，向鬼子点头哈腰的解释，又伸出双手示意，“请到房间客厅查看。”

鬼子头目一挥手，一群小鬼子怪叫着向里冲去。这时一股喷鼻的香味从大客厅里散发出来，钻进鬼子的鼻孔。顿时，鬼子们手舞足蹈起来，探头探脑地奔向发出香味的地方，“什么的味道，这样的迷人！”鬼子们放慢脚步叫嚷起来。“哎哟”一个鬼子首当其冲闯进大客厅，看到几张摆好的酒席狂叫起来，“苏嘎，酒的！”跳跃着跑上去拿过一瓶老白干就攥起来。后边的鬼子听到“酒”字也拼命地跑进客厅抢着喝起酒来。正在鬼子们争抢着喝酒的时候，鬼子头目闻风迅速赶进大客厅阻止他们喝酒，大叫：“你……”，鬼子头目的“你”字还没吐出口，只听“噗”的一声就倒在地上，店“老板”嗖地一声拔出刺刀向鬼子晃动：“不准动！谁要动就这个下场！”听到有人高声大喊，鬼子们一惊刚要回身出击，没等身子转过来，不由自主地一个个咣当、咣当都倒下了，象一条条死狗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喝呀！”杨方第一个跑进大客厅到高强跟前儿“大老板！”狠狠拍了一下高强的肩膀“你可真神了！”几乎所有队员都和杨方同时跑进大客厅，汇集到队长跟前儿，和高强拥抱、握手，目睹这一精彩场面，用眼神和耳语庆祝这一胜利。

“同志们！”高强看到大家惊喜若狂的样子有些担心，

“现在欢庆为时过早，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区，难关还在前头，因此，我们要保持冷静、沉着、勇敢，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高强又看了看大家打着手势下达命令：“按原计划立即行动！”

十几个“鬼子”全副武装走出旅店登上汽车，向山城西门驶去。

鬼子哨兵看见一辆汽车飞驰而来，当即放下栏杆晃动小旗示意检查，汽车驶至城门停下。坐在汽车楼里的“鬼子”长官不耐烦地跳下车来叽哩咕噜地手指哨兵质问：“为什么拦截我们！”

“我们是履行公务，执行上级的命令，没有大队长的手谕谁也不准出城！”鬼子哨兵不软不硬地说：“谁能违背军命？”

“巴嘎！”“鬼子”长官瞪大眼睛高声喊道：“什么公务、命令、手谕！你们有眼不识泰山，难道连我都不认得了吗？”“鬼子”长官抢上一步，指着自己的鼻子：“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冷不防伸出双手照着哨兵脸上狠狠地打了两个嘴吧：“认识不认识？”

“哈依！”鬼子哨兵被打蒙了，揉揉眼睛，摸摸火辣辣的嘴巴，强打精神直挺挺地站在一旁向“长官”打个立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太君”，慢悠悠地说：“实在不知太君驾到，冒犯，冒犯……”鬼子哨兵唠唠叨叨地表示歉意，可就是无动于衷。

“奶奶的”，车上的“鬼子”低声叫骂着。

“听长官的！”一个戴眼镜的“鬼子”严肃地说。

“你还罗嗦什么？”“鬼子长官”对鬼子哨兵严厉地

说：“游击队早已化装出城。”

“啊——？！”

“我们受了游击队的骗，上了他们的当，是奉命追捕他们的，要是误了大事，我要砍你的脑袋！”“鬼子长官”抽出战刀指着哨兵鼻子喝道：“快开城门！”

“哈依！”鬼子哨兵机灵一下，又打了一个立正，搦上栏杆，跑步去打开城门。

“鬼子长官”跳上车，在车门上向哨兵喊道：“喂！要严密监视游击队的动向，千万注意，不要让狡猾的游击队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说完一摆手，满载“鬼子”的汽车驶出城门向西北方向驶去……

“队长！”李文波把握住方向盘用敬佩的目光向高强致意，惊喜交加地说：“你这一招儿着实厉害，把鬼子搞得蒙头转向，我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李文波做着动作说，“从鬼子的眼皮底下理直气壮地走过来了。鬼子还蒙在鼓里呢，你看，”他用手指着上空说：“太阳从云缝里挤出来向你微笑呢！”说罢哈哈大笑起来，“鬼子上当了，我们胜利了。”

“我们这一招儿也有你一大功劳啊，你是小军师嘛！”高强也笑起来，“的确我们打了一个胜仗，闯过了又一道险关，但鬼子不是笨猪，他们既阴险又狡猾，很有可能会觉察到上当受骗。我看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我们要加大马力，争取时间离开这个险区，还要做好战斗准备。”高强说罢往前探身凝视前方严肃地指出：“切不可掉以轻心，马虎大意。”

“哪——”李文波侧过身问道“队长，咱们下步该咋

办？”

“拐过前面公路，开进深山老林。”高强用右手指着西面的大山，他又告诫队员要提高警惕，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

正在车上争先恐后发表议论的队员们听到队长的命令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又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未发现可疑情况，车内的气氛又活跃起来。

“咱们这一仗打得实在是漂亮，过瘾”，“过瘾是过瘾，可咱们也是扒着树叶打滴滴——玄乎得很！”

“你看，你看。”通讯员小张表现出不满意的样子，“这不是镰刀砍白菜——把棵（嗑）唠散了吗？咱们队长那叫半天空中打灯笼——有高照（招）儿。人家讲话啦肚子里有一根棍儿——那叫胸有成竹。所以嘛，谈不上什么玄乎、危险，更不是闯大运，叫战略战术……”

“队长这招儿确实吓人，可能是《孙子兵法》里学来的吧？”

“哪里，哪里”，小张又摆出一副万事通的架子，“你知道什么，这一招儿呀，《孙子兵法》上根本就没有，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日本，也谈不上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事，游击队也没诞生。这，怎么会有高队长这一招儿呢？真是乱弹琴，实话告诉你们吧，那是高队长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小张歪着脖子瞪着对方，十分傲慢地问道“你懂吗？”

“咳！”坐在小张身边的大胡子杨方操着山东腔，粗声粗气地说：“你可不要小瞧了，这大鬼的孙子——小鬼还有两下子呢，搁不搁的还虎一阵子呢！”

“哈哈，哈哈！”杨方这几句话逗得大伙笑起来。

“小鬼”杨方用手摸着小张脑袋，“你象鼻插葱装蒜也好，耗子掉面缸——冒充白胡子老头也罢，不要绕圈子了，快要把我闷死了，队长的高招高在哪里，妙在何处，你就袖筒入棒槌——直来直去吧！”

“好，好。”小张用教训人的口气说：“大胡子啊，你虽然三十多岁了还有这样好学上进的诚意，那我也就不保守了，倾心吐胆地给你讲吧，咱们队长啊，那叫半天云里开宴会——设的是空席计，哎，《三国》上的诸葛亮斗老司马那叫空城计，咱队长设的叫空席计，记住了，”小张又瞧了一眼杨方慢条斯理的说：“懂吗？酒里还放了迷魂汤！”

杨方涨红着脸听着，哭笑不得。一些队员捂着嘴“咯、咯”直笑。何忠义在一旁又擦起眼镜来。

“你说咋着呀，鬼子找游击队心切，有院就进，进门就翻，有酒便喝，有好的便拿。可是，可是，鬼子拜佛却进了吕祖庙——找错了门。”

“这叫鬼子抱着木炭亲嘴——碰了一鼻子灰。”

“这哪里是碰一鼻子灰哟”，小张又刮划起来：“这叫鬼子背棺材走路——自找死。”

“……”

“哒！哒！！哒！！！”突然在游击队乘坐的汽车后边枪声大作，子弹掠过游击队汽车的上空。

队员们立即停止了议论。

“奶奶的！”杨方叫骂起来：“真他妈不懂礼貌，哪有这样欢送的！”

“唉，大胡子啊，”小张又接过话茬儿：“你别不知好歹哟，这叫鞭炮齐鸣，为我们庆功。”瞧瞧大伙叫道：“不

要把人家的好心当作驴肝肺哟！”

逗得大家憋不住笑，只好弯下腰去偷着笑。

“给鬼子点儿厉害的尝尝！”

“即来之，则安之，不要急。”一向少言少语的何忠义又擦起眼镜来，“等待队长的命令吧。”

“果然不出所料，”坐在李文波身旁的高强握紧拳头狠狠击到车门上，“来得好，再给他们这些东洋鬼子点儿颜色看看！”他一边命令李文波加大马力，并注意他的指挥，一边命令车上队员迅速将手榴弹集中捆在后车厢上，将导火线拴在一起，递给自己。所有队员都要在杨方、何忠义的指挥下做好随时跳车准备，杨方、何忠义、小张请求留在车上，高强没有同意。杨方他们只好服从命令，做好了随时跳车的准备。

密集的枪声向游击队汽车扫来，敌人的四、五辆摩托车和三辆汽车满载着鬼子伪军追来，离游击队越来越近，只有200多米了，游击队很快进入敌人有效射程之内，子弹落在游击队汽车后边，看到游击队一枪不发，敌人更加疯狂起来，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用高音喇叭呼喊让游击队停车投降，游击队只是不予理睬。敌人的汽车与游击队汽车距离快到一百五十米时，高强命令杨方带领全体队员在汽车拐弯处迅速跳车，按队长的命令钻进山路两旁的丛林里待命。敌人的汽车和游击队汽车只有五十米时，李文波要求自己完成这一任务，让高强迅速下车指挥战斗，高强严肃地说不要说话，执行命令，两人正在争执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拐死弯。高强情不自禁地笑了：“天助我也！”自己拉住导火线，命令李文波在敌车快要接近时来个紧刹车，同他一起跳车。这时汽车

正好拐死弯，敌车尾随接近。高强命令“刹——”只听“吱”的一声汽车颤抖着刹住，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刹那高强、李文波同时跳下汽车拉断导火线，跃进山路旁壕沟，敌前车刹车不及撞在游击队汽车后厢，敌人其他两辆汽车和几辆摩托车也都赶上来，只听一声巨响，火光冲天，鬼子、伪军血肉横飞，摩托车、汽车全都燃烧在一片火海之中。鬼子、伪军死伤大半，残存的叫苦连天，狼狈逃窜。这时杨方率先飞舞大刀跃出丛林带领游击队呐喊着向敌群里冲去。鬼子、伪军被炸得丢盔卸甲，又被这突如其来的冲杀吓得魂飞魄散，听到游击队的呐喊“交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声音，他们乖乖地举起双手，跪在地上叩头求饶。整个战斗只用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全歼了所有鬼子和伪军。队员们跳跃着涌向队长，把高强抬起来抛向空中欢呼胜利。高强也激动万分，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早日到达七老图地区。打扫完战场，又给俘虏上了一顿政治课，告诉被俘的日本军人不要以中国人民为敌，不要做侵略者的炮灰，要组成反战同盟反戈一击；希望伪军士兵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要做侵略者的帮凶。这些俘虏点头称是。游击队释放了他们，又踏上北上的征途。

高强游击队，在山城小镇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后，又接二连三的遇到了鬼子、伪军的截击，经过巧妙的周旋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四道封锁线，第五天晚上十二点到达三道梁子。这是一个纯山区，森林让日本鬼子砍的砍，烧的烧，现在看来甬说林，就连一根草棍也难找到。山上光秃秃的，又因连年洪水泛滥，从座座山顶上，伸出了无数鸡瓜形丈八尺深的沟壑，曲曲弯弯地爬到山脚下。往西走几十里就是森林茂

密的大山，很适应游击队活动。因此，鬼子司令很重视这个地区，常派他的嫡系部队特别工作队到这一带活动。宪兵、警察也经常深入这里，出没无常。高强根据上级指示更加提高警惕。

夜，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隐约约听到游击队轻轻的脚步声。

“报告队长！”尖兵跑到高强跟前，轻声报告敌情：“前面发现几个人影分散运动。”

“注意隐蔽！”高强命令队员，“做好战斗准备！”

“哇、哇、哇！”走过一排人。

“停止前进。”高强低声命令队员。

“干什么的？”高强话音刚落，对方有人答话。

“你们是干什么的？”高强提着手枪大摇大摆地向对方走去。

“我们是满军军管区搜索队的。”对方十分傲慢的回话。

“真他妈的有眼不识泰山……”

“唉！别骂呀！……”

“你们这些蠢货，撅着屁股看天——有眼无珠，连我们都听不出来，还出来干什么，干脆回你娘的家吃奶去吧！告诉你们吧，老子是日军防卫司令部特别工作队的，知道了吧？！”杨方不等对方说完，来了一个先发制人。

“看，差一点儿弄错了。”对方有一个人说着往游击队方向走来，后边又跟上十几个人唠叨着“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忽然为首的那个家伙打开手电筒冲着高强喝问：“口令！”

“口令！”高强一听再不能迟疑了，乘着这个有利时机